

麦家文集

麦家 / 著

人生中途

浙江文艺出版社

麦家文集

人生中途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中途 / 麦家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1
(麦家文集)

ISBN 978-7-5339-2727-1

I. 人… II. 麦…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3767 号

责任编辑 孙亚敏

装帧设计 门乃婷

人生中途

麦家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 1/16

字数 210 千字

印张 18.25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727-1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我总是设法在小说中把真实的我藏隐起来，在这里却把我的真实一一铺张开来：身世，经历，家庭，亲人，挚友，好恶，困惑，恐惧，念想……照实道来，毫不躲闪。作为一册散文随笔集，我无法进入虚拟的空间，我要遵守某种约定，敞开心门，直抒胸臆。所以，我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你在我小说中看到是我的“影子”，那么在这里你看到的就是活人了：一个确实的、听得见心跳、摸得到脉动的我。

——麦家

文集总序

作家出文集，就像老姑娘出嫁，既是热烈期待的，又难免隐隐的不安。这是因为，老姑娘都知道自己的韶华已逝，作家呢，也都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篇篇华美，字字珠玑。带着与岁月相伴而生的印记（雀斑，皱纹，平庸的荷尔蒙，弹性减弱的肌肉）出阁，总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情，但是谁又能拒绝呢？拒绝吃糖是人的软肋，尽管都知道我们身体需要的是盐。

看看这次发糖给我的主人和时间，我似乎就更难拒绝了。主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时间是我在外漂泊快三十年后的返乡之初。我十七岁离开浙江，四十好几岁回来，在外待的时间够长够长的啦。我曾以为我都不会回来了，因为漂泊和距离曾是我向往的人生况味。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关注内心审美的人，远离故乡和亲人，精神上有点儿流离失所不见得是个坏事——这样你至少还有思念。写作不一定从思念开始，但一定从思念结束。也许可以这样说，由于对写作的痴迷，我成了我的牺牲者。也许还可以说，即便如此，我依然爱我自己。就这样，多年来我一直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方式占有着我的大陆，我的故乡，我的亲情，直到屈指可数的几周前。

感谢浙江文艺社，一回来就给我糖吃。这颗糖显然不仅仅甜

蜜了我的嘴，更甜蜜了我的心。我相信时间改变了很多，但没有改变我和浙江的关系。也正因此，我才有缘初回乍到就吃到这么大一颗糖。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作品收进来。至少还有两册书的作品，觉得实在卒不忍读，我没敢收进来。这当然要减少我的版税，但也减少了我在饱尝甜蜜时的不安。其实，写作就是为了心安。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沉重的肉身始终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我应该学会抵制它。

麦家

2008年12月9日

人生中途

目 录

辑一 金

- 博尔赫斯和我 \ 003
我有三本《聚书的乐趣》 \ 010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 015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11之谜 \ 017
口风欠紧的钱德勒 \ 019
再看看茨威格 \ 022
此文给C（两题） \ 023
凝眸天花 \ 033
善待朋友 \ 042
害怕读书 \ 047
嗜书如命 \ 053
杭城的一片锦绣 \ 057

辑二 木

- 秘密的经典 \ 065
就像两个幽灵 \ 068
玉式艳遇 \ 070
快回家吧，亲爱的 \ 072
致陌生女人 \ 074
她没有名字 \ 077
“4 站长”索拉 \ 079
智者邱继宝 \ 082
风的故事 \ 086
洁尘：写字的女巫 \ 088
在四个城市说朱向前 \ 092
《南方》的作者朱文颖 \ 100

辑三 水

- 文学的创新 \ 107
我用大脑写作 \ 110
小说的“责任” \ 113

- 小说是“手工艺品” \ 115
 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 \ 119
 《红高粱》：叛乱的狂欢 \ 125
 岁月生成的刀子 \ 128
 为了灵魂的安栖 \ 131
 可触摸的不可思议 \ 136
 某一类人的饕餮盛宴 \ 139
 马平和《草房山》 \ 141
 恋歌又响起 \ 143

辑四 火

- 八大时间 \ 149
 老师姓沈 \ 165
 我爱兔子 \ 169
 于谦改变了我的梦 \ 171
 母爱有灵 \ 174
 无法潇洒 \ 178
 家有“书鬼” \ 181
 家有万年古木 \ 184
 小说富阳 \ 186
 居于成都 \ 189
 二说成都 \ 191
 天堂碧水 \ 194

辑五 土

- 与文洁对话 \ 201
 与术术对话 \ 211
 与姜广平对话 \ 217
 与蒋立波对话 \ 229
 与黄长怡对话 \ 236
 与季亚娅对话 \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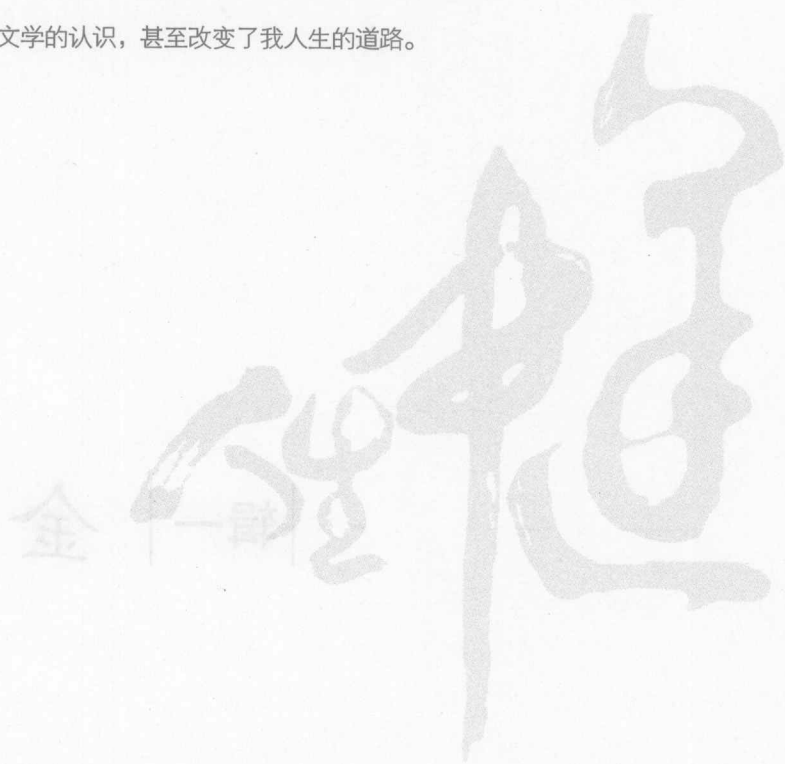
高田真澄博士于平个友 9 月 25 日逝世 4 周年纪念

我们丁安武逝去了，而张伯苓却从一箱中主人

张伯苓主人开了要尔至甚，所以得学文

| 辑一 | 金

什么叫难忘的经历？这个下午就是我阅读
人生的一次难忘的经历，它全然改变了我对
文学的认识，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



博尔赫斯和我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博尔赫斯《一个萨克森人（公元449年）》

1986年，我最值得炫耀的是年轻和健康，除此之外，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恋爱，没有存折，没有忘不掉的欢乐，也没有驱不散的痛苦，生活对我来说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与此同时，在我万里之外，在球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一位双目失明的作家，他最缺少的恰恰是年轻和健康，高龄和疾病正在无情地折磨着他，不断地向他敲响生命结束的钟声。当他预感到这点后，他跟那些步入生命末日的老人一样，执著地选择了自己的葬身地：日内瓦。旅行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伴随着死亡的脚步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日内瓦，成了他今生现世的最后一次旅行。

1986年6月14日，这位老人在日内瓦与世长辞：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博尔赫斯。

在我的身边，没有人不知道，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炎热潮湿的美洲是我的大陆”。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少年时代他随父母亲待过不少地方，包括日内瓦，但成年后他基本上没怎么离开过这个城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我感觉日内瓦只是他少年求知途中的一个驿站，

就像我们很多人年轻时代都有一段在外地求学或谋生的经历一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独独选择日内瓦做他与世诀别的地方，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其他地方。这成了他作为一个“迷宫制造者”给我们制造的最后一个秘密。

告诉你们，我已经荣幸地揭开了这个谜语，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不告诉你，就像莫言先生有一次当着很大的官员和不少专家这样说道：“造长篇小说的秘诀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

因为“不告诉你”，你们可以怀疑我的“坦率”。这无所谓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当你们懂得怀疑时，也就等于喜欢上博尔赫斯了。因为怀疑，或者说制造怀疑，正是博尔赫斯最擅长并乐此不疲的。余华在《博尔赫斯的现实》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后记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

很难想象，失去这种叙述方式，博尔赫斯的作品会让人感到那么浩瀚，那么深邃，那么无穷无尽。其实，如果从作品数量而言，他一生的作品还不及我们身边有些人一年写下的多。好在文学从来不是以数量取胜的，如果这样的话，文学早给那些人糟蹋得不像样了。

我说过，刚刚说过，1986年的我除了年轻和健康什么也没有，这个没有当然包括没有文学，也包括没有博尔赫斯。事实上，我在博尔赫斯生前连他的一个字都没碰过。这本来不该算我的错，但后来由于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过度的崇敬，这竟然成了我常常对自己发出蛮横责骂的一个大不是。我有些天真地想，如果让我在博尔赫斯生前结识这位大师，那么他的溘然长逝一定会成为我的一次巨大悲痛，真正的悲痛。一个人需要真正的悲痛，否则那些小打小闹甚至自作多情的悲痛会把他毁坏的。为什么那些深宅大院里很难走出来一个硬朗的人，原因就

因为他们只是生活在“蜜蜂的飞舞中”。

我是说，他（她）们可能经常会痛苦得叫爹叫娘，但所谓的痛苦只是被蜜蜂甜蜜的小刺蜇了一下皮表而已。在博尔赫斯的一篇诗作《白天的晚些时候》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被一条灰色的毒蛇吓死了，临死不禁泄出了“银色的甜蜜的尿液”——有人居然将它译成了“洁白的糖尿”，感觉像他是个糖尿病患者，所以才弱不禁风，才会被吓死掉。哈哈，有趣的误译。说真的，阅读经他人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有时真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你不得不随时做好捶胸跺足的准备。但这是没办法的。好在我们有了了不起的王央乐先生，是他首先把博尔赫斯作品送到我们面前的。由于他把头开得相当不错，使得后来者对博氏作品的翻译始终保持着一一种相对的谨慎和高度。

说真的，这是必须的。

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小说的时间是1987年春天，在南京鲁羊家里。当时鲁羊还不叫鲁羊，也不像现在的鲁羊，可以尽管待在家里，除了少有的几堂课的时光。那时候他在出版社谋生，单位像根绳子一样拴着他。这天，单位又把他牵走了。也许怕我一个人太无聊，出门前，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世界文学》（不是当月的），建议我看看福特的两篇小说。我看了，但福特的僧尼一般冷静又干净的语言没有叫我喜欢，于是就顺便看了另外几个栏目，其中有个“拉美文学”专栏，是王央乐先生翻译的一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有《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别图书馆》、《沙之书》和《另一个我》等四个短篇。

当时我对博尔赫斯一无所知，所以开初的阅读是漫不经心的，似乎只是想往目中塞点什么，以打发独自客居他屋的无聊。但没看完一页，我就感到了震惊，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心血像漂泊者刚眺见陆岸一样激动起来。哈哈，天晓得那天下午我有多么辛苦又兴奋！我很快就得出结论，捧在我手上的不是

一个作品或作家，而是一个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水做的，但又是火做的，因而也是无限的、复杂的，它由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物交织而成，而我仿佛就是交织的网中的一个点、一根线、一眼孔。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到，我被这个框在黑框框里的陌生人扯进了一个无限神秘怪诞的，充满虚幻又不乏真实的，既像地狱又像天堂的迷宫中。奇怪的是，出现了那么多我心灵之外的东西，它们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可我却并不感到应有的慌乱和害怕，而是感觉像回到了一个宝贵的记忆里，回到了我久久寻觅的一个朋友身边。

什么叫难忘的经历？这个下午就是我阅读人生中的一次难忘的经历，它全然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识，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

如果说迷醉、感动我一个下午不是件太难之事，那么要彻底迷醉、感动我，让这种迷醉和感动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又一个白天又一个夜晚地流动起来，像某种传说里的经典爱情一样，这肯定是困难又困难的，“要比用沙子搓一根绳子还要难”，“需要悟透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现在看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悟透了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的人，他把我心灵的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以一种感动、迷醉的方式固定下来，流动起来。他甚至改变了我的形象，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什么主义者，而是一个懂得了天高地厚的拜倒者。我敢说，我身边一个个自以为是的名作家也不乏这种感受 and 变化，只不过他们更喜欢在私下说而已。迄今为止，我只看到过一个人对博尔赫斯的作品提出责难，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太喜欢博尔赫斯写的东西……他不是思想家，他是利用哲学问题作为文学素材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只是一些片断，一些草稿，一些轮廓，一些

小说构思的笔记和几行诗……在他写成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南方》、《乌尔里卡》和《沙之书》……”

意思是说，除此之外，他就谈不上喜欢了。

是谁在这么大放厥词？

是他，博尔赫斯自己！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除了博尔赫斯自己，没有人可以站到他的作品上去指手画脚；二、博尔赫斯也许很想看到一个对他作品发难的人，因为实在没有，他只好把自己请出来了。

想想，我们的作家是怎么惧怕人家对他作品的批评，甚至不惜挖空心思去组织一些吹捧的好言好语。这说明什么？不说明我们真成为了博尔赫斯，只说明我们太远离了博尔赫斯，远离了真正的文学。

探究一下造就博尔赫斯小说魅力的因素很有意思。

博尔赫斯小说似乎总是那些故事，那些场景，那些遥远的、影子一样的人物。换句话说，他用来制造小说的材料是有限的，不复杂的：简单的故事，古老的身影，甚至常常出现雷同的东西。但他给读者留下的感觉却是无限的复杂，无限的多，经常多得让我们感到一下子拿不下，仿佛他随时都在提供新东西，而那些东西总是那么深不可测，采之不尽。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答案在他诡秘的叙述上。他之叙述初粗看来，充满了精致的、陌生的措词和比喻，它们首先迷惑了我们，让我们一时无暇去关注故事本身的走向。这感觉有点如同看时装表演，表演完了，塞满你脑海的往往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服装，而不是模特的长相或表情，虽然她们的表情甚至长相都很近似，但你就是记不住，因为你本来就无暇去记她们。

这还不是根本的。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们只要看两遍或三遍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博尔赫斯的叙述还藏着更复杂、深

秘的技巧，他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不是正常的设法让读者接近故事，而是远离。准确地说是：接近了又远离。他总是这样迷惑读者，先设法苦口婆心地给你制造一个东西，当这个东西造得无可挑剔、令你笃信无疑时，他突然又对你说：哎哟，这个东西原来不是这样的，我可能把它弄错了。我们不可能从他的叙述中抓住什么，抓住了什么，就要放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手上依然是空空的。这样，当他下回再向你转达同一东西时，你不会觉得他在重复，只会觉得更来劲，感觉像又摸到了上次从你手上滑掉的“那条鱼”。你以为这下一一定会把它捉住，结果它又跑了，甚至跑得更远。

也有些东西是不会跑的，它们就在你眼前，但你还是无法抓住，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转身离去，或者永远亮在“玻璃的另一边”。这又是博尔赫斯叙述的奇妙，他从来不通过把什么推到很远让你抓不到（这就成神话或者童话了），相反，他常常把什么都推到你的眼前，看上去一切都活蹦乱跳的，似乎伸手可及，却又永远抓不着。在这种事实面前，我们把他小说说成魔幻也好，迷宫也罢，甚至说成游戏，都是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是，他的这一切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从何而去。

坦率说，在这世上能让我感到光荣和幸福的事情并不多，我甚至没感到生活在爱情或金钱中是光荣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书籍中，我确实感到了光荣和幸福。十多年来，他漂洋过海伸出的手越来越亲切又深刻地触摸着我，温暖着我，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某种伸展和灵敏。我就像棵不错的树，在对博氏作品不倦的阅读和想象中长出了枝枝桠桠，长出了粗根龙须。有时候，我觉得他的书籍很像一位饱经风霜因而变得温和善良又智多识广的长者，与其在一起远比跟一个惊惊乍乍的女人在一起更真实，更快乐，也更占有眼前的世界，和内心的自己。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曾

